

民族精神教育叢書
蔣經國 著

梅臺思親

正中書局印行

——總統

蔣公逝世週年紀念日，蔣院長經國懷着悲痛的心情，發表「梅臺思親」一文，以志哀思。梅臺在桃園縣角板山，中有小亭，為蔣公生前所常休憩處，現蔣院長名之為思親亭，六十五年三月八日，蔣院長在思親亭靜坐，隨後到慈湖守靈，寫作此文——

梅臺思親

蔣經國撰 民國 65 年 臺北市
正中書局印行

14面 19公分

(民族精神教育叢書)

I.蔣經國撰

005.32

8465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五年五十六國民華中
版四臺月一十年五十六國民華中

親 思 臺 梅 育教神精族民
輯二第書叢

角二 價定本基 冊一全

(費滙費運加酌埠外)

著 者 蔣 經 國

發 行 人 黎 元 馨

發 行 印 刷 正 中 書 局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海 外 總 經 銷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

海 風 書 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

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東 海 書 店

(日本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

町九八番地)

玉(7184)號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005.7.33：碼號類分

梅

臺

思

親

蔣經國

不盡的哀思

今天下午，獨自靜坐角板山梅臺，遠望重山，曲溪深澗，明滅可見；近處的小河縈迴，波平似鏡；對岸的綠林叢樹，倒映水中，如畫亦如詩，夕陽西下，山風徐動，內心一年來的哀思、悲痛、對國家的責任、對世事的憂念，這

時都湧現交織。回想就在這梅臺一角，常侍父親小坐，父子聚談的情景，歷歷有如昨日，但是今天青山依舊，而我已失慈父。在這裏不遠的慈湖陵寢父親寧靜安息，將近一年，國人的追念、世人的崇慕、家人的哀感、爲子者椎心泣血之痛，却與日俱深。

這一年來，懷慕父親健在時種種，尤其兒時依違膝下之情，長時趨庭承訓之狀，都髣髴如在夢中；而母親當父親之大去，內心創痛之深，更是無法以文字形容，加以多年來積勞致疾，不得不懷着憂寂的心情，出國稍作治療，於是更加重我思慕親情和空虛寂寞之感。

父親易簣之際，大雨泣血，狂風悲號，眞所謂風雲異色，舉世同悲。四月九日由榮民總醫院移靈到國父紀念館，沿途設路祭者一千二百多處，民衆羅列不下一百五十萬人；四月十六日奉厝慈湖，設路祭者二千七百多處，沿途民

衆瞻仰號哭者有兩百萬人之多；停厝 國父紀念館期間，日夕鵠候瞻仰遺容者每日達五十萬人；海外回國致祭者有一百二十多個僑團和數萬僑胞；自去年四月十六日到今年三月間，到慈湖謁陵的中外人士、各界民衆以及匪區奔向自由的人們，累計達八十餘萬人；國人對於 領袖崩逝的悲痛，不止是表現於瞻悼泣奠，野祭巷哭的沉哀，而特別是表現在精誠團結、銜哀奮勵的行動。今天領袖雖然已經安息，默默似無聲息；但是慈湖所發射的光和熱，透入了每一個人內心的深處，發揮了洪大的有形、無形的民族力量。一年來，正是這股力量，使我們在沉哀之中重新振奮起來；正是這股力量，使我們在心理上失去憑依之際，衝破了週遭的重重橫逆；正是這股力量，使我們在浮動之中安定，在安定之中持續進步。慈湖這一青翠、潔樸、安謐、靈秀之地，已成爲了剛毅的、堅強的、奮鬥的象徵，也成爲反共的革命的精神的保壘。

兩位時代革命偉人的傳承

下午五時，離開梅臺，走向慈湖，途經八結，已近黃昏，一羣農友荷鋤負犁，由田間回家，道旁小憩，相遇閑談。他們對於春來雨水的充足，有一份自然的滿足感，在他們的臉上、手上和腳上，看得出終年辛勞的痕跡；從他們流露的神情，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樸實敦厚。每當看到農友們，我總有一層內心的特殊感受，負責行政的人員，固然不可忘記農村辛勞的一羣，就是我們一般人的「一飯一食」，也不可坐享其成，而當思其來處不易。

和農友握別，信步前行，不遠的高處，竹林蒼翠，鐘聲傳響，慈惠宮座落叢篁小徑之間，這是八結農村中一座紀念親恩的小廟，門前一副對聯，上聯有句「慈親懷兒女，暮鼓晨鐘催覺醒」，初讀此句，倍覺惕然。小坐片刻，晚意

添涼，殊有感觸。我生平從不勸人作離塵出家之想，但對任何宗教，都懷着虔誠的敬意，因為宗教都勸人爲善，也助人爲善，而且宗教更是要使人定心澄慮，各安其生。不禁聯想到我們三民主義的理想，原也就是生活條件的豐足和精神生活的寧靜，於是又聯想到 國父和 領袖，都是來自農村，都是以畢生之力，謀求國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偉大的革命人格，引領着照耀着我們來創造理想的人生。

從歷史來看， 國父和 領袖實在是爲中華民族這一民族這一時代而生的承先啟後的革命偉人。 國父和 領袖的時代，一方面正當西方文化激烈變化，而東方文化面臨衝擊的時代；一方面又正當資本主義蛻變，而共產主義蔓延的時代， 國父和 領袖都懷着對國家民族、對歷史文化深厚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感，所以 國父承繼文化的道統，規撫西方的學說，開啟三民主義

的思想，領導國民革命；領袖繼志承烈，發揚了三民主義的思想，而繼起領導國民革命。兩大革命偉人終身奮鬥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勤勉奮發、莊敬自強的三民主義新社會。國父思想可說是突破時代的，而領袖革命的反共的遠見睿智和堅毅，尤為同時代的人所不能及。國父曾經讚譽先祖妣王太夫人之教督領袖是「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引申來說，這句話也正可狀述領袖的革命一生。「守經達變」，是領袖篤守歷史文化的大經大道和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通達古今之變，明察當前的世局，遠矚光明的前途，而闊大的襟懷和志節，浩浩乎「如江河之自適」；堅守立場，操持原則，把握方向，堅強領導，更是如「山嶽之不移」。領袖所持以自勵的就是「獻身革命，效忠民國，時懷國父繼續努力之遺教，久受國家弔民伐罪之付託」，要「既為革命而生，自當即為革命而死」。領袖的

精誠志事，可說是 國父後第一人。而 領袖仁政愛民，確是畢生貫徹國父和 領袖兩位時代革命偉人的遺愛，真是溥及千秋萬世。

在奮鬥中的信心

在追思先德之時，不禁想到革命的艱難，然而又想到歷史原是人類奮鬥的軌跡，世人堅強的奮鬥，就能開闢一條使自己走向勝利成功的大道。

過去的這一年，可說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短兵相接戰鬥最激烈的一年，從表象上看來，由於中南半島越南、高棉、寮國的相繼淪陷，共黨勢力的加強滲透非洲，共產主義似乎是一天比一天膨脹；但是正由於世人對於共黨勢力膨脹的警覺，於是有着各種不同程度的反共、防共、堵共的行動，也由於我們中華民國一年來在悲痛之中所表現的安定團結、欣欣向榮，擴大了三民主義建設

更進一步的成效，而形成了三民主義自由、民主、繁榮和共產主義極權、暴政、黑暗的強烈對比。換句話說，在實質上，今天正是三民主義道長而共產主義道消的契機，實在也就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激烈戰鬥而扭轉形勢、開闢大道的關鍵時刻。

今天人人應當相信，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戰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理由非常簡單，經過一百年（馬克思寫「資本論」到現在），社會的進步和政治經濟的發展，證明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是不適於人性的，任何的修正主義都挽救不了它的失敗；經過五十年（俄共政權成立到現在）社會制度的變遷和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證明馬列史毛的共產主義，根本是世界的禍根亂源。而以謀求全人類和平幸福為鵠的，要求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畢其功於一役」的三民主義，才是世人在物質層面、精神層面都能安身

立命的歸趨。這就是說，時至今日，人類對於鬭爭的厭惡，人性對於自由的希求，使共產主義已到了迴光返照的階段，所以 領袖指出：「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屠場，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的墳墓，而資本主義也已經鑽進了牛角尖中，只有我們 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才能真正的爲人類指出一個新的方向，描繪出繁榮康樂的遠景，使人類免於匱乏，免於恐怖，免於鬭爭。試問共產主義這道撕裂了的邪惡魔咒，它能抵擋得住人性的覺醒？抵擋得住我們二十世紀三民主義的主流麼？」再也沒有比這一段話更加透徹而深刻的了。

看起來，今天整個世界都在激烈動盪的變化，毛共內部更是不斷的在變，而且愈變愈激烈，尤其周匪恩來死亡以後的最近兩個月以來，它不僅陷於匪軍和匪黨、匪軍和民兵、老匪軍和新匪軍、「文革派」和舊勢力派……更大的相互鬭爭之中；並且陷於更深的「以階級鬭爭爲綱」、清算「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

派」、「對現代化思想鬭爭」、「反資產階級法權」、「反右傾翻案風」……的二次「文革」交替的反覆的鬭爭之中，整個匪區已成爲打亂了陣腳、打亂了步驟、打亂了章法的混亂狀態。試問那一個戕害人性、殘民以逞的暴政可以長久撐持？那一個自相殘殺、不斷內鬭的政權可以長久存在？所以毛共內部的變，是走向加大加深其危機的變，是走向崩潰、走向滅亡的變。

但是現在世界雖然在變，共產集團在變，尤其毛共內部在變，唯一能安定而不變，屹立而不搖的，就只有我們秉持 國父遺教、奉行 領袖遺訓、同仇敵愾、萬衆一心的臺澎金馬復興基地。這不變不搖的是我們堅定的人心，是我們和國家命脈、民族歷史血肉相連的人心，是與 國父和 領袖兩位革命偉人神人相契、感應互通的人心。有這不變不搖的人心，奮鬥不懈，我們自然能夠打得開一切的難關，衝得破所有的橫逆，毛共暴政一定滅亡，大陸河山一定光

復！

我對於民族的未來、文化的復興、國家的前途、父親的遺志，有着如此的信心。

永恆的追念

由梅臺回到慈湖，漫步湖邊小徑，春水拍岸，蟲聲唧唧，野火明滅，倍覺靜寂，山坡上有青竹數叢，高樹數幹，往日父親小住慈湖，黃昏多來此散步，這勁直不倚的青竹，正顯示父親的清風亮節；參天挺立的樹幹，正象徵父親剛直持正、一柱擎天的氣象和德性。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世事變遷，都成往事，但是世人不斷追求向上向善和平持正的德性，却是長遠不變，正因此不變，社會的進化、文化的進步、國家的興盛，才有可能。

父親辭世，我遭此大故，原已極人世之難堪，但是我常到慈湖守靈，每在黃昏，長立靈前，覺人天雖隔，而父子心靈相通；或午夜夢回，恍若父親依然健在，所以當我惶惑時，精神上覺得有所憑依；當我苦悶時，心理上覺得有所舒解。尤其有時穿着父親的舊棉袍，一股父愛的溫暖，頓時流遍全身。在失去慈父之後，我自己也覺得年事較長，對於舊時的友誼、戚誼、世誼和童年舊事，記憶特多，這不止是由於親情流露的移情作用，也是人情的直覺吧！

去年我在「守父靈一月記」中，曾記了一段話：「父親啊！慈湖山水是如此寧靜，有時亦會感覺孤寂，但父親精神並非『孤單一人』，父親生命和事業，將永遠活在億萬人心中，爲兒者當常來此探望瞻依，來此住宿，一如父親在世之時。而無數人羣會來向領袖哀弔致敬！望我父親靜靜安眠！」的確，父親停厝慈湖，是不寂寞的。如張大千先生在農曆去年除夕，抱病

回國，第一件事即是趕到慈湖致祭，淚眼泫泫，久不忍去，並且細察陵寢山水，以數日之力，繪慈湖圖，以志追思，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和大千先生一樣表示誠敬哀念的人士，所以前來謁陵的同胞，每日二三千人，假日則萬餘人，友邦人士和海外僑胞，一入國門，立即來慈湖陵寢展謁，進入靈堂，都肅穆誠敬，一片哀思；臺灣海峽風急浪高，也阻隔不了大陸同胞對於領袖的懷念追思。領袖的遺愛入人如此之深之切，領袖是不寂寞的。

每當靜坐，就會想到父親的聲音容貌，想到父親對我訓勉的一言一語，無不有深邃的哲理——要我堅強挺立，不爲外勢外物所移；要我爲民服務，一切以大衆利益爲先；要我理解「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道理；要我「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所作所爲，皆要本乎至誠。」

今天靜坐梅臺，又想到去年在此的一段記事：「青山高峯，蒼天白雲，余

心戚戚，然頗有『境與神會、智與理冥』之感。離開梅臺，此心仍覺依依，擬名臺上之亭爲思親亭。」此刻追憶父親的庭訓，我將如何以報親恩，以慰父靈，以報答同胞同志的厚望呢？青山高峯，蒼天白雲，思親之念，泫然泣然，不可稍止，作「梅臺思親」一文，以記永恆的追念。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八日